

模仿鳥

艾米麗 Mockingbird Years

嗜鬱 錯亂的我 讓家人不知所措 快樂對我而言 毫無吸引力 一次自殺意外
我住進夢寐以求的精神病院 隱藏自己健康而清醒的秘密 只為了尋求更瘋狂的痛苦情緒

Emily Fox Gordon/著 范旭/譯

Booklist
紐約客雜誌
費城週刊
Kirkus
美國媒體 慧眼推

心燈 H33

模仿鳥艾米麗

Mockingbird Years

作 者／Emily Fox Gordon

譯 者／范旭

編 輯／王蓓齡

發行人／王聖毅

出版者／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 150 號 4F 之 4

電話：(02)2332-0430

傳真：(02)2332-9817

劃撥：18324544

排 版／全凱印前廣告設計有限公司

印 刷／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／2003 年 4 月一版一刷

版權代理／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

Copyright: 2000 by EMILY FOX GORDO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

SANFORD J. GREENBURGER ASSOCIATES(SJGA)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

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03 NEW SPROUTS PUBLISHER, INC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Printed in Taiwan

定 價／220 元

ISBN 957-451-094-8

(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)

模仿鳥艾米麗／ Emily Fox Gordon 著；范旭譯
—— 初版. —— 臺北市：新苗文化, 2003[民 92]
面： 公分（心燈：H33）

ISBN 957-451-094-8(平裝)

1. 戈登（Gordon, Emily Fox, 1948-）傳記
2. 心理治療 3. 病患 美國—傳記

178.8

9200340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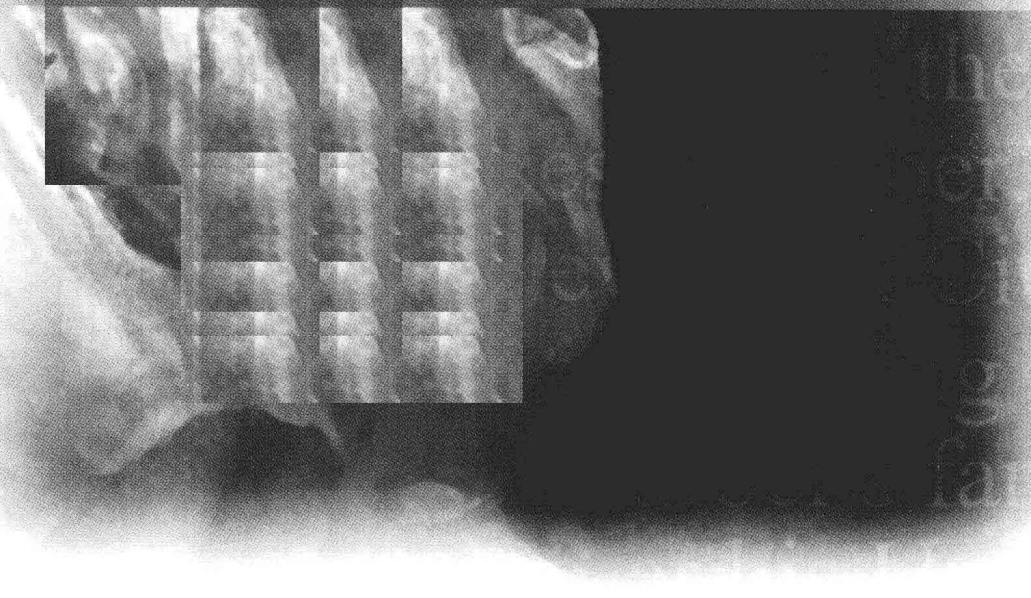


模仿鳥

艾米麗

Mockingbird Years

Emily Fox Gordon/著 范旭/譯



導讀

「一本非凡的書。」——亞當姆·菲利普斯

「在我作為病人的日子裡，我總有一種罪惡感，並對自己的健康深信不疑。當然，我認為這樣的病人最終會瘋掉的想法是很天真的，但我還是囫圇吞棗地接受了『瘋狂與精神美麗』這個意識。實際上，我對變快樂根本沒有興趣，反而是越來越痛苦，還覺得這是一件很有意義而且很恰當的事。」

這是艾米麗在這本書中寫的，也正是她的真實寫照——一位「長期病患」，有時還是個精神有問題的病人，同時，還是個得獎作家，其作品被羅斯倫·布朗稱為「敏銳和有魅力的，是智慧、嚴密和深沉思考的作品。」

戈登用詩一般的語言、戲謔的幽默感以及敏銳的智慧，向人們講述了她

的「治療教育」。僅僅在她滿十七歲前，就換了至少五位治療師。在這些人當中，G醫生和H醫生最具代表性，在童年的戈登看來，她完全知道用什麼樣的開場白和觀點，能讓G醫生這樣寡言少語的人表示贊同；而在H醫生的辦公室裡，則只有織毛衣針相碰的聲音，可以打破寧靜。

到了戈登十八歲時，一次有意無意地自殺行為，將她送進了一家很有名的精神病療養院——奧斯汀·瑞格斯。在這裡，剛剛陷入青春期焦慮的戈登一待就是三年。她希望自己是個「精神病人」的這段歷史，能使自己顯得與眾不同。就是在瑞格斯，戈登被方貝爾醫生「治好了」，在治療過程中，他以明確的判斷代替一般治療師的中立態度；用與病人建立友誼代替了沉默；並與病人交談之中進行道德教誨。在方貝爾醫生的幫助下，戈登終於開始忘記治療課，從而真正認識生活這門大學科。

《模仿鳥艾米麗》忠實而優美地記錄了戈登從「精神病人」走向新生活的生命歷程。戈登對這部作品細心地琢磨，並在其中提出了對精神治療學令人吃驚的觀點，使得其處女作能從文壇脫穎而出。

目錄

導讀	3	
第1章	在瑞格斯醫院的生活	7
第2章	治療之前	39
第3章	第一位治療師	71
第4章	療法教育	93
第5章	一位嚴肅的朋友	129
第6章	紐約的生活	157
第7章	最後一位治療師	195
第8章	治療之外	223



第1章

在瑞格斯醫院的生活



十八歲那年，父母爲我的事傷透了腦筋。他們不知道該怎麼面對一個陷入陰鬱和混亂中的女兒。當時，我在印第安那波利斯上學，一直寄住在男朋友家裡。那年，我高中沒畢業，割腕自殺又沒成功，不得不手纏著繃帶回到位於華盛頓的家。

父母帶我去看心理醫生，事實上，在上高中的時候，我偶爾就會到心理診所報到。不過，這次情況有些不同，醫生竟建議我到「治療環境」待一段時間。他向我父母提議，麻薩諸塞州斯多克布里格有所名叫奧斯汀·瑞格斯（Austen Riggs）的醫院不錯。他還向我們保證，那裡的病人病情都不重，還可以自由進出醫院。在那裡可以遠離使我陷入混亂的誘因——我的男朋友和他的母親。

沒料到的是，我在瑞格斯醫院一待就是三年，一年住院治療，兩年門診治療。在這三年中，我換了很多室友。這三年時光本應該屬於大學生涯，現在回想起那時的種種，突然覺得既空虛又毫無意義。

腦海裡像是看電影一樣，出現了大而舒適的住院部的狹長走廊，當時我們稱住院部是「小旅館」，但在我的記憶裡，那裡可真是冷清。穿過中央大

廳就是餐廳，水果盤和茶壺靜靜地放在一塵不染的餐具櫃上，它們總是滿滿的，因為隔一段時間就會有專人添加。會客室在餐廳的不遠處，裡面放了十二張沙發，一架大鋼琴，高高的窗戶上掛著印花布窗簾。

再回到寬敞的中央大廳，就是位於巨型旋轉樓梯下的接待處，想像著穿過後門就是醫院的空地：椅子成對地安放在樹下。走過排球場、網球場，繞過醫療大樓後面的停車場，就到了病人自己管理、醫護人員只是監督的護士學校和溫室。

瑞格斯醫院在當時已經很不合時宜了。（現在我常常想，不知經過這麼多年它變成什麼樣子。聽說凡是到那裡的病人，病情更加嚴重，但不用再待很長時間。）病人大部分都很年輕，卻很悶；也有一些中年人，但我們不會去搭理他們。這些中年人看上去鬆鬆垮垮、萎靡不振，在我們年輕人眼裡，他們那種深切的悲哀，遠比診斷書上寫的嚴重得多——那是生活的烙印。

幾年後，當我終於步入大學校門，在選修課上讀到《神奇山脈》（*The Magic Mountain*）這本書時，我覺得自己比其他同學更能了解其中的涵義。我的「瑞格斯經歷」使我完全懂得書中的結核病患者，在康復時期的無精打

采，他們懶懶地靠在椅背上，外套隨意蓋著膝蓋，眼睛漠然地盯著不遠處。現在，每當我看見很多醫生辦公室牆上掛著軟聚焦版畫中，刷著白漆的、顯眼的 Adirondack 木椅，就有一種懶洋洋的無聊感油然而生。

我十八歲那年的自殺行為，也是很無力而幼稚的，我以為拿指甲刀在手腕上劃幾下就可以結束生命。我到現在都還記得，當被關到瑞格斯醫院時，我的神志十分清楚，只是覺得有些噁心，而且十分清楚自己根本不需要待在醫院裡。不過，我那時覺得待在哪裡都一樣，因為我沒有文憑、沒有前途，最重要的是，沒有目標。

雖然明知瑞格斯對自己不會有什麼幫助，但當我到了那裡，還是不由自主地興奮起來。在當時的我看來，到瑞格斯就是實現了青春期的夢想。「精神病人」的定義使我變得重要起來，帶點瘋狂的舉動成了我進入「變化」的通行證——我的生活就應該是這樣特別、這樣多采！再說，誰知道以後會怎麼樣呢？

要知道，我對瑞格斯還有一層特殊的感情吸引著我。十五歲時，有段時間我常常到瑞格斯閒逛，因為我的朋友卡洛琳的爸爸是醫院的財務主管。當

時我們看了一部名叫《戴維和莉莎》（David and Lisa）的影片，講述兩名患有青春期的精神疾病的少男少女，感人的愛情故事。我和卡洛琳被劇中瘋狂的愛情深深地打動了，我們甚至相信，如果自己罹患了「青春期的分裂症」，肯定會和莉莎一樣美麗：皮膚會變得光潤，表情會變得矜持，頭髮會變得又直又亮。

於是，我和卡洛琳在醫院的空地邊小心翼翼地游蕩，終日分吸含有毒品的香菸，口中還喃喃自語著：「銷魂一觸……，」希望能引起院中病人的注意，被「與他們相近」的魔力拉入那個「刺激」的世界中。結果卻令我和卡洛琳大失所望，那些病人一直待在屋裡，雖然他們的窗戶開著，但他們就是不探出頭看一看。七月的微風送來病房裡的音樂聲——《模仿鳥》。幾乎從每一扇窗下經過時都能聽到這首歌，歌中的疊句聽在我們的耳裡，卻變成了精神病人口中哼的模糊小調：

模仿，耶！

模仿，耶！

鳥，耶！

耶！耶！

模仿鳥，耶！

當華盛頓的醫生建議把我送到瑞格斯時，我的心突然微顫了一下，不過又立即控制住了，因為我害怕父母和醫生看出我的高興。如果被他們看出來，我可能就去不了瑞格斯了。一回到家，我就躲進房間，然後悄悄打長途電話給卡洛琳。我在電話裡小聲而興奮地說：「猜猜發生了什麼事？猜猜我要去哪裡？」卡洛琳考上了大學，而我卻要被送到瑞格斯，但我從卡洛琳的聲音裡聽出了嫉妒，因為對我們來說，我比她幸運多了。

在醫院開會時，病人們有的翹著腳坐在沙發上，有的懶散地躺在地毯上，一群護士和一位長著小而圓眼睛的男人，正鼓勵大家說出內心的感受。這個男人名叫理查德，不是醫生，是很討厭的人，他很喜歡爭論。剛開始，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做什麼的，後來我終於幫他找到了定位，他就是「初級促

進者」，這種職業可能最早出現在精神病學派的形成過程。

我們在瑞格斯的生活就是開會、吃飯、治療。每天早晨我們也被分配了任務，叫「工作」，不過大多數人都把「工作」時間用來睡覺了。大家都覺得，花一個小時把護壁板擦乾淨，有一點不划算，尤其是這一小時還是幫別人做的。

我們每次開會的時候，中心「議題」就是「工作」和DNR（日夜顛倒）（那時候還是六〇年代，我們就已開始用縮寫了，瑞格斯就是這樣，既保守又前衛），不過說實話，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討論，不過就是大家發發牢騷，說些抗議的話。即使這樣，護士們和那位「初級促進者」還是對我們窮追不捨，他們會問我們：為什麼不能以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為榮？能了解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嗎？每當這時候，病人們就會陷入深深的沉默，愁眉緊鎖，年輕的身軀在沙發上變得極不自然。

在瑞格斯的生活是很消極的，我們被迫接受檢查，還要與醫護人員抗爭，因為他們總是想讓我們保持清醒和理智。在「小旅館」裡的醫護人員——護士、助理和「初級促進者」理查德——都與治療師以不同的方式合

作。治療師總是很嚴肅地坐在那幢白色的巨大建築中，在辦公室裡接待我們。只有當護士們高喊某某病人「情況緊急」時，他們才會出現在「小旅館」的走廊上，但這種情況常常發生在深夜。治療師認為我們的懶惰是病症的一種表現，而我們都心照不宣地知道，凡是想把這種病症從我們身上除去的努力，都沒有用。

治療師個個都很激進，而護理人員大多是現實主義的代表。不過，他們之間從來沒有因為這一不同，而發生過真正的衝突，只可能因為堅持己見而讓關係變得緊張。一邊是治療專家的計畫，而另一邊是或好或中立的監督對策。不過大家都知道，即使這樣的衝突是真的，它也就像很多專家的計畫一樣，被忽略甚至被忘記，有時候連計畫者也犯了相同的錯誤。

在這群人中，並不是每個人在青春期過後都會變正常。一些人仍然深陷抑鬱之中，他們可不是懶惰，而是真正的鬱悶；另一些人則變得有些古怪，不過還無傷大雅，L就是這樣的人。L是神學院的學生，是個十分頹廢的人。他在全國展開了一場持續很長時間的討論，議題竟是關於教皇至高無上的地位問題，他為此甚至從房間跑出來，把跑步的最佳成績寫在自己郵箱的